

根

的

澹

桑

杨志毅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志毅，生于一九五四年八月，甘肃省武威市人，大专学历，中学物理高级教师。从事中学教学十三年，教育教学研究四年，行政管理十三年。历经教师、教研员、教研室主任、副局长、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县政府党组成员。曾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部分录入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刊。

《根的沧桑（上、下）》是作者文学作品的处女作。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村教育的小说。上册描写了文革后期到恢复高考，这段中国教育史上特殊年代不堪回首的岁月。以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中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展示了那个年代农村教育的一幅幅画面，描绘了那个年代农村教育的基本形态。讴歌了那些没有向命运低头和屈服的教师，对命运抗争和挑战的勇气，活灵活现地反映了一群乡村教师，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他们没有颓废和沉沦，勇敢地直面困难，艰难而又执着地奋斗人生，成为了命运的强者，奋斗的成功者。

下册以一个贫困县为视点，描写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省地县领导层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实践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破解教育难题地感人场景。

在故事情节的构思和人物形象地塑造上，倾注了作者描写人和事的复杂而又分明的思想情感色彩。

责任编辑：姚鸿文 陈润国

封面题字：谢伯仁

封面设计：黄永红 杜丽君



ISBN 978-7-5513-0273-9



9 787551 302739 >

定价：64.00元

根的沧桑

杨志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根的沧桑 / 杨志毅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13-0273-9

I. ①根…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7198号

书 名 根的沧桑

作 者 杨志毅

责任编辑 姚鸿文 陈润国

装帧设计 黄永红 杜丽君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yzbb@163.com

E-mail:tbyx802@163.com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600千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273-9

定 价：64.00元

前言

萌发写这样题材小说的欲望,还是一九九五年时产生的。那时因为工作性质,有机会广泛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学校 and 不同层次的老师,甚至可以跟他们交朋友,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领域和融会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研读他们工作中的是非曲直,经历上的起起落落,生活上的所想所思、心理上的喜怒哀乐。那一个个教师在偏僻的地方搏击理想,寂寞的环境中追求自身价值,受人歧视的社会风气中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情景,在审视自我人生的过程中激起了更多的感慨。

后来,虽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几经更迭,然而都没有离开教育这个圈子。但那时产生的这种想为他们写点什么地冲动,并没有因为岗位地变迁和时间地推移而淡漠,只是一时无暇顾及这一奢望而暂时搁浅罢了。倒是从更多的素材和不同的角度,不断地提炼,不断地充实了腹稿中一个个人物的精气神。

然而,在正式落笔完成这一构想时,又是那样的艰难。由于普通教育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其基本的主体结构多少年以来似乎变化不大。但要在—部文学作品中通过人和事展现一幅教育问题的全貌画面,谈何容易。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普通教育形态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作者面临的问题从何下笔?是谈古还是论今?

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彷徨后,现在捧在读者面前的上册,是切割了从文革后期的教育“回潮”和“反回潮”到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时段的普通教育形态的表现。其理由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左右两种势力博弈最为强烈,各类矛盾堆积最为凸显的时期。

下册以一个贫困县为视点,描写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省地县领导层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实践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破解教育难题的感人场景。

因为自己压根是学理科的,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太差,从文学素养和思想境界大有自不量力之感,舞文弄墨仅想表达对这一崇高事业的一种心境。

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斧正赐教!

作者

序

杨志毅同志从事教育事业,历经三十多年。从普通教师到一个教育行政领导,倾注了他对教育事业极大地热情和满腔心血,为教育奉献了青春年华和半生精力。今虽离开了教育这个曾经为之奋斗的战场,但工作依然和教育紧密相连。几十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使他和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眼下依旧荡漾着一腔关注教育,思考教育的情怀。当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被历史挟裹着,脚步踉跄地跟着历史潮流亦步亦趋地行进的时候,志毅同志凭着对历史内在精神的探寻,就开始了对历史生活的思索和积累;当今天的后生们带着优越的眼光和戏说往事的轻松心态谈笑历史的进步或变革的时候,志毅同志期盼着把世事沧桑压缩成具有真实意义的符号,汇集在了浩繁的历史文典里。

一个时代的人的行为到底对历史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是一段历史的沧桑和哀痛,还是积淀和思索需要有人去审视和总结;对于个人而言,在这个时代到底是为了某种事业毫不厌世地奋斗一生,还是碌碌无为地虚度年华,也需要有人去反思。三十年前的事情,时过境迁,没有多少人去探寻这一代人存在的意义了。然而,志毅同志没有忘记有那么一批人确实存在过,迷惘过,消沉过,奋斗过。于是他重新撩起了他们曾经存在时的缕缕痕迹,经过审慎地思考,经历近三年时间,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击成了这部处女作《根的沧桑》。

小说载取了文革后期到恢复高考那段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的年代和不堪回首的岁月,以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乡村中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展示了那个年代中国农村教育的一幅幅画面,描绘出了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的基本形态。在故事情节的把握上,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生活的阅历和思考。小说成功描写了一群乡村教师的生活、学习和各自的奋斗史。讴歌了那些没有向命运低头和屈服的教师,对命运抗争和挑战的勇气;活灵活现地反映了农村教师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他们没有低头和沉沦,勇敢地直面困难,艰难而又执着地奋斗人生,成为了命运的强者,奋斗的成功者。在人物的塑造上,倾注了作者描写人物的功力和对人物复杂而又分明的思想情感。

《根的沧桑》是作者初涉文坛的处女作,不妨有稚嫩之处,但在作品中表现的思考历史,把握生活,描写环境,展示人物的功力是厚重的,作品表现的思想意义是积极向上的,是一部真实描写中国教育历史片段的较好作品。

(中共金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题记：

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源泉，传承民族文化的
根基！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事与愿违	（ 001 ）
第二章	逆境初识	（ 008 ）
第三章	初为人师	（ 012 ）
第四章	情窦初开	（ 019 ）
第五章	考试风波	（ 024 ）
第六章	雪地情怀	（ 031 ）
第七章	举步维艰	（ 059 ）
第八章	生离“死”别	（ 088 ）
第九章	希望之光	（ 109 ）
第十章	“乞丐”校长	（ 118 ）
第十一章	封冰解冻	（ 135 ）
第十二章	孰是孰非	（ 151 ）
第十三章	百废待兴	（ 159 ）
第十四章	天开文运	（ 170 ）
第十五章	返璞归真	（ 182 ）
第十六章	老骥伏枥	（ 191 ）
第十七章	重压之下	（ 211 ）
第十八章	重返故里	（ 217 ）
第十九章	黑色七月	（ 224 ）

第二十章 两难之下	(243)
第二十一章 邂逅相逢	(247)

(下 册)

第一章 好事多磨	(255)
第二章 俯首听命	(268)
第三章 全民教育	(291)
第四章 急功近利	(321)
第五章 天灾人祸	(334)
第六章 好人难当	(344)
第七章 税收风波	(356)
第八章 峰回路转	(381)
第九章 筚路蓝缕	(403)
第十章 捷足先得	(416)
第十一章 尘埃落定	(426)
第十二章 祸福相依	(440)
后记	(471)

上册

第一章 事与愿违

初秋的清晨，炫目的霞光又红又亮，横扫在几排高大的白杨树上，从微风骚动的树叶上掠过，透出一缕一缕浅黄色的薄光和星星点点的金花。

在这从头望不到尾的杨树林里，平铺了一条笔直的乡间小路。

卫国背着曾经在初中、高中、师范学校读书时用过的再简单不过的行李，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背包，沿着这条小路向汽车站走去。

他走了不远，横穿出林子，站在高处，举目远眺沐浴在绚丽的朝霞之中的家乡的树木、田野、农庄，感到格外的宁静、温馨和亲切。

他在平原镇上初中、高中时，不知在这条小路上走过了多少次。今天他要告别故乡，到异地他乡去当老师，觉得这条悠长的小路和这里一切是那样地难舍难分，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种难以割舍的酸楚。

但他想到地区教育革命委员会赵主任，在毕业生分配会议的讲话中说：“你们分配到外地的优等生，要给党和人民争光，革命工作在等待着你们，被分配的县属中学需要你们”的这番话时，他又觉得有些得意和自豪。

他到六和县城已经是次日下午七点多了。

眼前是一个非常古朴的小集镇，唯一能体现县城特点的是集镇中心耸立的一个六和塔。

眼前的一切和他原来想象中的县城情景相差太远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下错了车，待问了两个同时下车的老乡，又跑到汽车站门口看了一下站牌，这才确信无疑。

他被面前的现实和原来想象中的反差，搅得不知所措了。坐在行李上，看着西边的晚霞和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一种孤独和忧伤涌上了心头。心想天时已晚，再加上一天食水未进，饥饿难忍，先解决吃住问题吧。他背着行李，随便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然后急切地出去找饭馆吃饭。

然而，当他急匆匆到六和塔下时，被这精美的建筑所吸引。他停住了脚步，仔细端详着这个青砖绿瓦、飞檐斗拱、朱漆绘彩、气势雄伟的古迹。他站在夕阳映照下的金光灿烂的塔体西面，数了一下塔体共有六层，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臆断：六和——东西南北天地六方和顺，万物峥嵘，人杰地灵，这和六层塔体相对应，也正好与六和县的县名相融通，寄托了古人六六大顺、天人合一的祈福。

他不由得赞叹起先祖们修建六和塔时精辟的寓意和这里文化底蕴的厚重。

在饥饿地促使下，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古迹。但他走完了四条街，岂料，只看到了两个饭馆，且都关着门。他有点奇怪，鼓足勇气挑了一个像城市模样的人问：“同志！请问这里有饭馆吗？”

那人倒挺客气，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看了看表说：“噢！你是外地来的吧？饭馆有，我们这里外来人少，饭馆早已关门了。”

卫国一脸的无奈，道谢后，在一个小小的商店，付了二两粮票，四角二分钱，买了一包饼干回到了旅馆。

解决了饥饿问题，卫国的思绪又回到了即将要到什么单位去的问题上了。这里到底有几所县属中学，他一概不知。想象了半天也没个头绪，身体困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寂寞和无聊又使他难以入睡。

他一咬牙起来，走出了旅馆的大门。

空空荡荡的沙石路面的大街上，亮着几处暗淡的灯光，他想找人打问一下有关学校的情况，但等了半天也没遇到一个人。

这时，一个年岁已高的老人，光着膀子在旅馆大门口喊：“喂！住店的，我要关门了。”

“大爷，你们县城里的中学在哪里？”卫国急切地问。

老人一边锁大门一边回答：“对面。这日子过的真快啊，学生娃子又要上学了。”

“大爷，你们城里有几所中学啊？”

老人头也没抬，佝偻着腰，向值班室走去，“咣”地一声关了门。

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愣在了那里，觉得很委屈。这时，他突然感悟到：在这里认识自己的人只有一个——自己。

卫国回到房间后怎么也无法入睡。想到明天的去处，种种无解地推测缠在脑海中挥不去，理不清。他对这个县城的第一影响实在太差了，想到从明天起将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觉得大失所望。

整整一夜失眠，卫国的精神差到了极点。好不容易等到早晨的八点钟，他又背着行李，沿路几经询问，终于找到了文教局的人事股。

人事股里好几个人在说有笑。他想把行李放下再进门。不料，里面一个胖的有点臃肿的人看到他时发话了：“喂！小伙子，你是来报到的吗？”

“是的，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卫国。”

“啊呀！你怎么才来呀？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被分配到南山坡中学了。你看介绍信都给你开好了，学校在等你上课。你现在就拿了介绍信去学校报到，九点半有车，现在就去汽车站吧。”

“谢谢！请问，那里是县属学校吗？”卫国问。

一个高个子很不耐烦地说：“这小伙子！我们的学校都是县属的，赶快去吧！真是的……”其他几个人一阵鄙视的冷笑。

卫国一下子红透了脸，感到受到了莫名其妙地奚落和嘲笑。他拿着介绍信，低着头

走了出来。

一路上,他的全身一直在发抖。这时他已明明白白地意识到,去的学校肯定在农村——而且是离县城很远的农村!

去南山坡的班车是一辆解放牌卡车改装的,里面没有椅子,上面高出人的头顶横七竖八地拉了一些钢管,倒像是拉牲口的一个笼子。

汽车在搓板一样的沙石路面上像蜗牛一样地爬行,一直颠簸到下午五点多,才到了南山坡。

卫国站在南山坡上举目远眺,坡下面一片破破烂烂的农庄里,一个一个无序排列的小院子密密麻麻地连成了一片,和周围的大地没有一点色差。只有村落的边缘处,矗立着几棵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多少点缀出了村落的一点活力。

他在车上已打听到了学校的大概方位,但他找了半天,怎么也分辨不出哪是学校。

面对眼前一切的一切,他的精神近乎彻底崩溃了!瘫坐在行李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到分配前和班主任的最后一次交谈。他说:“你们几个优等生,按原定的分配方案,是要分配到地区行政部门工作的,你是到宣传部的。但六和县死磨硬缠地来要人,所以才改派了。去吧……先去了再说。”

想到这里,他一阵心酸,反反复复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啊?”

面对满腹的失望和无奈的选择,他一咬牙,心想先进门,后打算吧。

他穿行在村子中,顺着一条弯弯曲曲、到处都是牛粪、羊粪、麦草的小路,找到了一个八字形的破大门,这里尽管没有什么标牌,他从里面的学生断定,这就是学校。

学校的大门正对着中心马路,左右两旁两栋破的再不能破的房子前面,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嬉笑打闹。他怀疑了起来,刚想问一问,孩子们围了上来。他说明来意后,才弄明白,这里是“一院两校”,前院子是南山坡小学,后院才是南山坡中学。

经过中间的一块土豆地,马路两旁各排列了三栋破旧的脊房,被三面也是破旧的平房围在中间。从布局看,倒也有点学校的格局。最前面的两栋教室的屋檐下,分别挂着“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大幅标语。

学生们看到一个背着行李的陌生人,惊奇地停止了打闹,呆在那里观望着。

他在路边站的学生中,挑了个儿大大地问:“同学,你们主任办公室在哪里?”

一个学生指着土豆地里的人说:“那是李主任。”

他回头一看,在土豆地中间蹲着一个四十开外,身穿黑条绒中山装,头戴牛吃水毡帽,脸黑得发紫的男人,在聚精会神地拔草。

他们相互离得很近,本应该他和学生们说的话李主任一定是听到了,但他始终没有抬头。

卫国马上感到,我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别的选择,他走到那人的近前,说:“李主任,我是来报到的。”

那人看都没看他一眼,指着旁边的学生说:“去,领上找蔡大去”。

四五个学生一下子围了上来,抢着拿了他的行李,到西面的会计室,喊:“蔡老师,有人找你。”

房子里走出了戴着军帽,穿着军装,英俊的年轻人。

卫国觉得很羡慕,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服饰。急忙走上去说:“老师,我是分配到这里来报到的。”他把介绍信递了过去。

“知道,知道啊!你是文教局给我们挖来的理化老师。你先进屋坐,我叫人给你收拾房子去。”

蔡大急急忙忙走了。

卫国想起几天来处处碰壁,现在看到有人对自己这么热情又感到有些欣慰,但他对“挖”来的理化老师的说法很纳闷。

蔡大不一时带着一群男男女女来了,说:“这是你们的理化老师,你们去把四号房子打扫干净。”

卫国一看傻眼了,他们老的老小的小,老的看起来都比自己的年龄大多了。

这群人刚一出门,他急切地问:“蔡老师,他们是什么人?”

蔡大说:“学生呀!哦——他们有几个是教师培训班的。”

“这里也培训教师吗?”

蔡大非常自豪地说:“是啊!我就是他们的班主任。”

卫国吓了一跳。天呀!要让我给老师上课呀?现在又让老师给我打扫房子?他觉得坐不住了,急忙道了谢,去找打扫房子的人。

在一个单间平房里,学生们干得很认真。屋里面横着一个大土炕,足足占去了房间二分之一的地面,炕上铺了用芨芨草编的席子,窗子下放着缺了一个抽屉的三屉桌子,一把椅子的靠背也在打活络,取暖用的铁炉子依墙而放。与农舍不同的是熏染的黑糊糊的粉壁墙和报纸打的顶棚。

这时,蔡大手拿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来了,说:“你就一个人住吧,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房子。过会儿,我们一块去吃饭。”

六点多钟,卫国跟着蔡大到了学校后面的食堂。

食堂前黑压压的学生围在窗子外面在打饭。

他们从侧门进入了灶房,里面雾气腾腾的。一群老师围在一口大铁锅前,轮流向自己的碗中舀着面条饭。

几个炊事员拿着大马勺,也在这个大锅里向大木盆里舀饭。之后,端到窗口的桌子上,再打给学生。

蔡大给卫国一个大铁碗,同时给自己和他舀了满满一碗面条。

面条饭里没有油,里面混着土豆块,散发出很浓的酸辣味。

晚饭后,卫国把行李打开铺床时,感到在偌大的一个炕上,铺上一个毯子和褥子,还不到四分之一,怎么看也不舒服。为了便于晚上放灯看书,他叫了一个学生,把桌子抬到了靠着炕的位置。

这时,进来两个个头很大,年龄不小的人,手指着墙角的屋顶说:“理化老师,刚才我们打扫卫生时,看到那里的顶棚掉下来了,我们找了几个钉子,把它钉住吧,别让土落下来了。”

卫国一听非常感动,连连道谢。

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聊了起来。

“老师，你姓什么？”

“我叫卫国”他说着把姓名写在纸上。

“老师，你的名字很押韵啊。”

“姓名无非是人的一个代号嘛，无所谓。你们叫什么？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叫王富贵，他叫高银山，都是师训班的。”

“啊呀！你们是老师呀，快洗手坐吧。”

他们两人坐在了炕沿上。

“老师，你多大年龄了？”

“十九了，刚毕业。你们呢？”

“我们是同学，都二十五岁了，初中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已经九年了。”

“噢！已经是老教师了。生活可以吧？”

“哎！这日子过的寒心啊。我们每月九元钱的补助，五元还要交生产队，才给记工分。”

“你们交五元钱，记多少工分？”

“大月二十七个，小月二十六个，每个星期天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卫国愣了一下，说：“你们也够辛苦的了。”

“我们到这里来培训，就想学理化课，回去就可以安稳教中学了。同时，补助费还可以提高三元，你来了我们很高兴。”

卫国同他们谈得很实在，感到他们是那么纯朴。他也第一次了解了这个学校和全县的大概情况。同时，也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压力。

天渐渐黑了，房子里空荡荡的，有点阴森。

他点着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并没有给屋子里增加多少光明，只有放灯的桌子上亮了许多。

几个晚上的失眠，使他没有精力再干什么了，想熄灭了灯睡觉。但抬头看了看黑乎乎的房子有点害怕，便缩小了煤油灯的灯头。头落枕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朦朦胧胧觉得有什么东西把他的脚指头咬得生痛，他本能地把脚抽动了一下。突然被子上面有什么东西跑了起来，而且分量不轻。等他完全清醒后一听，顶棚上面正在唧唧喳喳、劈里啪拉地响着。

他惊得一咕噜从铺上翻了起来。

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看到三四个像小猫一样大的老鼠，从他的被子上向大炕的另一边跑去。跑到墙角处回过头来的，豆子大的眼睛里放射出一束明亮的光线。

他吓得似乎头发都竖了起来。一掀被子，从炕上跳到了地下，在墙角处拿起了下午打扫卫生时留下的笤帚。

这时他才回过神来，急忙把灯头放到了最大，屋里一下子亮了。

老鼠们这才慌了，顺着墙根，一个跟着一个跑到了铺后面的墙角，钻入了洞中。

也许是听到了屋里的声音，顶棚上面也安静了下来。

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的心脏在狂跳，嘴里干得要命，他想喝水，可拿起杯子一看，里面一滴水也没有。

没有表,他也不知道几点了,从他睡觉的时间估计在十二点左右。他想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打开门一看,外面漆黑一片,校园内静得更可怕。他赶紧又进了房子,一看自己手里还拿着的笤帚,这才镇定了许多。

这时他才记起自己还光着脚。他把生痛脚踩到椅子上一看,还在不停地流血。他随便包了点纸,穿整齐了衣服。

他想起了胆小如鼠的成语,感到在这里的第一天晚上,竟然受到了如此恐怖地洗礼,觉得很窝囊。他在地下不停地转悠着,想起那几个老鼠眼睛里阴森森的光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把手中的笤帚握得更紧了。

他又上到了炕上,小心翼翼地把行李卷到炕沿处,座在凳子上,眼睛盯着老鼠钻入的洞口。顶棚上面只要有老鼠跑动,他就用笤帚敲几下桌子,一直坚持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晨,在蔡大的帮助下,卫国搬到了学校红卫兵活动室。

他看着一块破床板,一张破桌子,一把破椅子的办公室,感到比那大土炕“洋气”的多了。

这一天是星期五,学校通知下午五点钟全体教师到季主任办公室开会。

卫国跟着蔡大提前去了,路上蔡大悄悄给卫国说,季主任因为上过朝鲜战场,大家在暗地里都戏称他“老八路”。

蔡大轻轻敲了一下挂着主任室牌子的门。

开门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满脸的皱纹沟沟坎坎,锃光瓦亮的头顶周围一圈花白的头发,一脸的病态和严肃。

蔡大拘谨地说:“季主任,这是昨天下午新来的卫国,我已经把他安排到红卫兵活动室住下了。”他双手把介绍信呈了上去。

卫国一看蔡大紧张得样子,两腿也不由自主地发抖,强装笑脸说:“主任您好!”

“老八路”没看介绍信,顺手放到了桌子上,仔细打量了卫国一番,笑着说:“你多大了?家在哪里?”

卫国更紧张了,说:“十九岁了,家在西南地区天云县。”

蔡大一看“老八路”笑了,情绪也轻松了些,笑着说:“主任,他可是您的老乡啊!”

“老八路”一愣,严肃地对蔡大说:“胡说什么啊?到这里来的都是革命同志啊!什么老乡不老乡的。他比我儿子还小两岁哩,还是个娃娃嘛!这里条件很差,背井离乡的,我们学校就你们两个年轻人,以后你就照顾着点。他教初高中和培训班的理化,工作量很大,一些事情就不要再安排了,让他好好学习,好好教书去吧。”

蔡大会意地点了点头,也为自己多说了一句话而感到有点后悔。

卫国被感动的鼻子在发酸,眼圈发红了,急忙道了谢。

老师们每人拎着一个凳子,先后来到了主任办公室,找地方坐了下来,十多个人把一间小房子挤得水泄不通。卫国和蔡大坐在了床沿上。

从进门到会议开始,老师们谁也不说一句话,每个人都低垂着脑袋,互相看都不看一眼。坐在墙角处的唯一一个女老师,带着宽边眼镜,衣着邋里邋遢的,她一直耷拉着脑袋,下垂的头发基本盖住了眼镜和脸庞。

会议上季主任传达了县文教局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反案风”的